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曹錫齡

白孔六帖卷七十八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户口版圖一

白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巳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去其死生登上也去下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周官生齒之徒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生而備體也漢法隱口之罰以我抵欺之罪聽閭里以版圖太宰以官府之八政以經邦國三曰聽閭里以版圖爲版官政掌中官府次舍之衆寡為版以待之也比要大司徒掌兵法比於六卿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家財以歲時入其數及

二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今八月案比是也比要其簿書也 羣臣之版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損益之數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 沛公入秦蕭何盡收收秦丞相圖籍文書 蕭何發關中未傅者詣軍古者二十而傅一歲為衛十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馳射二十而役五十六而老傅謂著名籍公徭役者也 名數高詔人或相聚川澤不書名數數謂戶籍 景詔男子二十始傅始傅古制 稽夫家衆寡之數夫家男女周禮 辟名盧張文簿而事不實 空簿地圖版籍天府 俾食毛之人登先齒之版 稽其阜蕃辨其減耗 夫征口賦 漢朝倉卒猶或先收聖代升平寧容後造舊判云 隱丁脫卒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

王溫舒為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作上拜少府注隱漏未為卒也

計文 景報石慶書曰流人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不改也

兩貫 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為定次從關內為定又從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關內俱軍府州從先貫為定

戶絕令 戶令諸身喪戶絕者所有奴婢客女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事及功德外餘並還女無女均入近親官為檢校七人在日有遺囑處分處分明者不用此律

大戶 傳

損戶數 尹鐸為晉陽損其戶數以保障

白徒 白丁

白籍 白丁之籍

析戶令 戶令諸子孫繼絕應以戶者非年十八已上不得析其年十七已下命繼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十八然聽即所繼處有母在者雖小亦聽析處

隱占新戶 晉宣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魏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也

占租 具下田税門中

發游户益兵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焉平居調户則不稅可語鎮而南令國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實目録以益衆可也

孔帝問歷代户版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户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

彈耗孫伏伽上言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欲使天下户口彈耗

請以封户均餘州宋務光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户多每配封人皆士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令命侯之家專擇雄與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户均餘州

議天下户版楊瑒歷户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户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

収匿户羨田宇文融時天下户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収匿户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

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勲亡丁甚衆

八計 陸贄補渭南尉説使者請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户口豐耗以稽撫字

杜佑上議 杜佑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入佑乃上議曰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户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户口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此纔得三百萬此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

凡天下之户量其資産定為九等 唐六典 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後注籍而申之于省 注 每定户以仲年 子午卯酉 造籍以季年 丑辰未戌 州縣之籍嘗留五比 省籍留九比 括天下亡户 蘇瓌徙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

立簿注天下同日閲正盡一月止使扼
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
户口益流
盧懷慎曰
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
五月即遷户口益以流職為此耳
減承平時
李泌同平章事
帝因問户口減承平
時幾何曰三之二
徐申
始來韶户止七千
比六年倍而半之
楊炎曰
河南
山東荆襄劒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
斂凡數百名吏因其苛蠹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
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
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
以見居人為簿
炎疾其敝
乃請為兩
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
於人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為數人無丁中以貧
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滋饒
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奏
罷度支所賜户口滋饒
昭義步兵
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
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

因軍伍雕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

四賦陸贄四賦曰料丁壯以計庸　天寶末管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出南部新書

凡民始生為黃唐食貨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兵

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元稹制策　貞觀三年是歲中國人歸自塞

外及開四夷為州縣者二十餘萬人太宗本紀　鈎檢戶籍李遜累為池州刺史鈎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

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劉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

紀其許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户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飢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萬唐史

隱户剩田宇文融賛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户剩田以中主欲

温户彊丁姚崇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

凡天下之户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唐六典開元二年數

每一歲一造季帳三年一造户籍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省户部總而領焉同上

招户口 二 遣還鄉附

白新甿之治周禮旅師凡新甿之治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以地美惡為等注七人巳上受

上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朞不從政**王制曰自諸侯來從家朞不從政**勞來**詩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旋定安集之**自占**宣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樂郊樂國**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又云適彼樂國**歸化**童恢為不期令流人歸化從居二萬餘口**襁負**卓茂為太守旬月間襁負至者千餘人**貸糧食**宣詔流人還歸者車假公田貸種且勿筭事事謂始徭役也**籍內**成詔流人欲入關者輒籍內注云錄其籍名而內之**封檄發遣**後漢鄧太后詔有損棄其居窮困道路若欲歸所在為封檄以發遣之**遣還鄉**陳寔仲弓為太丘長鄰國有歸附者實車訓譬發遣各令還鄉**亢食之**成詔避水他郡者所在亢食之注食之者散廩食使生活**買牛給**魏衛覬伯儒請置使監賣鹽得利市犂牛若有歸民以給之**來復去**晉劉琨越

石為并州士人奔迸多歸琨琨善於懷撫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孔勞卹王式為晉州刺史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卹之

給地居之衣滋遷為華州刺史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理曰義合

假牛犂興完廬舍王審邽為泉州刺史流民還者假牛犂興完廬舍

懇田者加階縣令減選德宗正元四年

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韓文羅池廟碑

本土三 敬桑梓附

白小人懷土重遷何必去父母之邦栁下惠云桑梓之敬

樂所自生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

丘首仁不忘本信美

而非吾土　鍾儀楚奏 鍾儀因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燮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不忘舊舊俗也　莊舄越吟 莊舄在楚而作越吟　秦聲 陳軫曰臣豈無秦聲乎　去墳墓　衣錦還鄉 朱買臣　夫子曰吾捨魯何適矣　編户之氓 出鄉之節　蓬篨之知歸 萍梗　地著故鄉　舊貫 仍舊貫　棄本逐末　恂恂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和敬貌　敬父母之國 張湛子孝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又 淩統公績為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其中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禮盡親舊故人恩益隆也　娛樂 跡廣仲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老人相與娛樂

德化鄉里王烈字彦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烈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辭刑罰勿使王彦方知之

決訟蔡衍孟嘉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爭者皆無怨

又劉虞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等齊有無鄉曲宗之有辯訟從虞決之以情理論判之

止鬭高鳳文通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之収兵謝罪

入里必式禮

孔不易杜黃裳京兆萬年人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

贖魏人自賣者張萬福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饟之時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

復禮鄉徐岱蘇州嘉興人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為復禮鄉

被嗤於鄉高季輔列上五事以為尚書八坐人

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潔者任之使過行者被嗤於鄉

簡接鄉人張東之子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

還鄉上冢張暐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驛就道子弟車馬聯翩

鄉黨畏慕王度休以信義為鄉黨畏慕

著籍韓文著籍太原之陽曲

浮人若雲歸李白贈徐安宜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歸

鄉路遠山隅太白淮南國門違天外鄉路遠山隅

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余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杜甫詩

坐深鄉里敬壯游詩

龜蒙不復見況乃懷舊邦同上

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韓文

江月隱鄉樓李白詩

飛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同上

鄉里之舊符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自以身

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郭崇韜權位已重不樂其來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於崇韜曰吾父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吾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天下一家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獨予棄死於此命也亟請乃許朝五代史

離鄉四十年取將相符存審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離鄉四十年取將相然覆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半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

鄉國人情之不忘也柳晃曰鄉國人情之不忘也

遷徙 四

白周禮九徙于國中及郊則從授之或自國徙郊或自郊徙國皆從而付

所處之吏明無惡罪若徙于他國則為之旌節以行之謂出居異鄉者也受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出鄉無授出授無節則納於獄而問之凡新甿無征役移人爰適樂土適彼樂郊樂國人乃遷徙月令五遷盤庚五遷人咨胥怨三徙孟母三徙擇其善鄰不安其土禮秋蓬之轉辭根離鄉去里去國之戀徙貧民漢武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始皇遣蒙恬卻匈奴於河南造陽北千里甚好為築城郭徙民充之為名新秦西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為新秦聽徙寬大地景詔郡國或磽确無所農桑敷畜或有地饒廣薦草木水泉民欲徙之者聽之注敷古繫之謂放牧也徙廣饒之地公卿言郡國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廣饒之地

募徙賜田宅 平章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資給食至所賜田宅什物器假與犁牛種食

徙邊 武帝徙天下姦猾吏人於邊

當徙勿徙 後漢順詔坐法當徙勿徙當傳勿傳

勿收租除筭 章帝時歲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公田種餉田種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後欲還鄉亦聽

户部格 格云非沿邊州及側户千里内軍府百姓欲於沿邊州府附户居住並聽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司准丁授田給復十年有事於本州防禦不須差外征鎮自此為格

越鄉土懷

驚走 魏相徙淮南人田疇諫不從十餘萬驚走於吳

實京師 主父偃曰茂陵初成可徙天下豪傑内實京師外銷豪猾上從之

遷鑄 程鄭遷徙於山東冶鑄富埒卓氏

既不仍於舊貫實獲庇於新甿

留長安 漢辛慶忌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孔地狹者徙

寬鄉 崔善為為陜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

具舟遣 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所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

柳宗元貞符曰 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旋

奮懷舊都日以滋甚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柳宗元送獨孤申叔序

十徙其居 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去元和末酬賞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杜牧上宰相

至有樵蘇莫爨 煢煢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張廷珪請勤政疏

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 唐志

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 去本居千

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
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得更移通典

移貫五

白徙名數漢元帝徵孔霸為師號褒成君徙名數於長安恥關外後漢楊僕恥為關外之人詔為徙關於新安邊人內移後漢張奐與然明燉煌酒泉人為護匈奴中郎顧徙屬華陰舊判邊人不得內移雅與特聽之近親附貫戶令洛蕃人得還許於近親附貫也孔徙馬邑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規脫徭役李栖筠秦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役遠自吳興近徙于陝文粹張說梁國公碑姚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於陝今家洛陽焉播徂文粹王勵倬彼我系篇晉歷崩圻衣冠擾弊粤自太原播徂江滋其先在元魏時後徙

籍不常盧從史本傳　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貫而私寓客營流則號為借壤進宮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為有降一身之居尚在難安故父兄相承兄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繁我條乘人之貸以濟我生由入之位以庇我屬恃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伯之敬尚愛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卒而不可加尊推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是謂離舊適之制背否向泰之文於斯尚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孔子宋人也上自孔子逮東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仲尼道崇闕里乃為魯人矣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過彰彼惡以此懲之斷可識矣通典

流亡六 事與遷徙門畧同

白衆亦不可久也禮 游民禮曰且懼奔逃 盡室而行遭逃 勞疲徙轉好亡惡定 震蕩播越 蕩析 離逷爾土 流冗 流人逾多而計文不改景報石慶書也計文謂上計文書也 流人不根著 鼠竄 逋蕩人亡 推冰魏祖時人推冰時渠水凍使人推以通船道人憚役而亡 孔携老扶幼魏徵疏曰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户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往來數年卒無一户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 游人韓琬上言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棄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 無以奉上張廷珪疏曰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

兆携離愁苦皆墊則無以奉上矣

攤逃人之賦 李渤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閔鄉戶三千而今遷他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斂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伍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於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於農

流客 宇文融引拜御史中丞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頻脫不止

浮人 楊炎河南山東荊襄劍南科斂凡數百名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

三耗其二 文粹李翰蘇州屯田紀績頌亡者隱游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

草車屢動 陸贄奏議武德年中草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

逃逝 韋蘇州始至詩斯民本樂土逃逝竟何為

斃踣道路 權德興十九年大旱因是上陳關政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

骸骨蔽野 殷侑

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瘐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倚單身之官安足纔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恵為治歳中流民襁屬而還

崔瓘為澧州刺史不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户數萬

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桒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文粹李翺平賦書

誠若不蠲免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舊史

人不土斷而地著楊炎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天下果利之人不土斷而地著

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也高適傳

歸者萬餘元結拜道州刺史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至

德後兵起天下殘弊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武帝侈靡不節末年户口減半税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民人侯崔植傳拘此而斃不如適彼張延賞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為乃具舟遣之勑吏為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户口逋蕩李傑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户口逋蕩細弱下户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居人競東西道路侵壠畝姚合野行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杜甫詩奏理逋逋李渤度支奏理逋逋渤為江州刺史上疏曰伏奉詔勑令臣設計督塡逃户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督三十六年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

（特符印乞放歸田里乃下詔所訟逋欠並放舊史）貧者固已流（韓文賦江陵詩）人不復業（方今關東荐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狄仁傑）兵興則户減户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元稹制策）興戰耕之術則游墮之户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征役省則民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以安矣白居易）民多流亡（五代王周歷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彦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假御史按州縣招來户口而分業之（於是諸道収没户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羡錢數百萬緡帝悦宇文融）轉移溝壑（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

尚不能存若悄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壑矣元稹制策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志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伍牽連逐為游人唐史韓琬傳安彦威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飢彦威賑撫飢民有犯法皆寛貸之飢民愛之不忍流去五代史宇文融韋堅楊謹矜王鉷各以裒尅進剥下益上歲進羡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宇文融傳贊

征役　七

白大東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焉徵令小司徒比六卿之衆寡以歲時入其

數時行其徵令也可任者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為家凡起徒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竭作盡行役要鄭師以國比法以時稽夫家既沒則受州里役要役要所遺人民數也鄉大夫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凡國中有貴者有賢者有能者有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捨之均人掌均地政政音征旬用三日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一日注旬均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興事任力升諸司徒不征於鄉曰造士也屬役於

植[夏官大役與慮事屬役植部曲將吏傳曰華元為植築城版榦者是也]無役不從[傳役]

將班矣[班還也]徵役[役夫]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穀梁]為力不同

科[科役也上中下三役]脫卒[王溫舒覆中尉脫卒得數百人]毆白徒之衆[今白丁也]脫

更[有一人箕踞見郭解解曰是吾德不修謂尉吏曰是人吾所急踐更時脫也]支離攘臂[莊子支離疏肩高於頂播精求食足以數人齊有徵役則支離攘臂游其間言以疾免役無所懼也]減年從

役[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人皆贈貲就賦減年從役也]均徭[任力]弛力[荒政十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徭役也]

寛使民以時　犯時[傳欲無犯時晉悼公]徒庸[計徒庸]僝功

踦跂[國語發卒斂賦踦跂畢行踦丘知反跂丘氏反]子自行[蓋寬饒次公為司隸子常步行]

自戍邊公廉如此

私從役 魏司馬郎伯達為崇陽長民有徙居都內者後縣調船徙恐不辦相率私還助役見愛如此也

上庸直 吳王濞以銅鹽利百姓無賦卒賤更輒與平買之

充夫式 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弁免租百日已上課役俱免中男充夫滿四十日已上免戶內地租無他稅折戶內一丁無丁聽傍折近親戶內丁又謂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五已下為小二十已下為中男二十一成丁也

鼙鼓 鼓人以鼙鼓役軍事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詩

名士執役 晉王尼為護軍兵士胡毋輔之輩訪之廡下

師免弟子役 具師門注

孔勞弊 魏徵疏曰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

徭役無時 又曰煬帝徭役無時

力役廣 又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已

國衰繇此 房玄齡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魏徵曰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

之國蹶此衰而守文為難**不存養**馬周疏曰今百姓乘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晷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一人就役舉室捐業**戴胄帝將修復洛陽宮上疏曰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戍仗課役者責糧費竭貲經紀猶能濟帝覽奏罷役**不省征役**令狐德棻曰今天下無虞惟省征役為要**平賦緩役**蘇弁副知度支事承裴延齡後平賦緩役畧煩苛人賴其寬**省徭役馭下之宜**來濟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

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

雕眊遺噍不堪其困陳子昂上書曰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癰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雕眊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

役凡百餘萬閻立德太宗幸洛陽詔立德建離宮清暑乃度汜汝州西役凡百餘萬

役人狄仁傑后將造浮屠大像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

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孫樵

顧省勞役李大亮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比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顧停詔尉顧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狄仁傑諫疏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

傜時興功役力所不堪征役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白居易制策倉廩無宿儲傜役猶未已韋應物詩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食貨志李嶠武后又崇寺觀功費浩廣嶠恐結怨三靈謗蒙四海今道人私度幾數十萬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顧許十道使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持大鼓者已二萬負願量留之餘勒還籍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張文瓘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廄馬萬匹帑廥寖虛文瓘諫曰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鑒未遠不可不察農事既收農事既收靈臺勿亟子來而就役者周邦畿而溥四

海咸志勞而獻功李華供官徭役道路相繼馬周疏用而息之則人斯悅徐賢妃疏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廢冗役李渤為虔州刺史廢冗役千六百人稽廉冒陸贄八計曰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差量徭賦皆有科品李遜累為池州刺史鈎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歲月不空盧藏用上疏曰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除功役魏知古會造金仙玉真觀諫曰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人力勞敝復諫曰令風教頹替日益甚府藏空虛人力勞敝寬徭役白履忠拜朝散大夫吳競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住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令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罷冗役韋宙為永州刺

史罷冗役九百四十四負隳業避役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　國用軍儲為斁耗度産以衰征陸贄四賦曰度産以衰征姦人靡名以避征役薛存誠遷給事中覆林庫廣籍工役存誠曰此姦人靡名以避征役不可許重耗其力張玄素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號呼道路陸贄奏議送父別夫號呼道路市井愁苦室家怨咨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羣情動搖興役無已羣情動搖議息言及閭閻疾苦君臣同慮議息征徭被八荒徭繇被於八荒勞已甚矣每丁一歲定役二旬古者用人之力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

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並同上

百役皆在亡無所容 文粹陸龜蒙送小雞山樵人吾有丈夫五人諸縣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

剝膚及髓 獨孤及擁兵若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

阿房成秦人散 張元素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

躬護作役 裴耀卿徙宣州刺史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恐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役數 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皇甫憬

曾是戍役傷 杜甫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

凋曾是戍役傷僑而立于塗孟元陽董作西草屯盛夏屩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輙歲稔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李白古風禁止非徭江南野史李昇薄征輕賦禁止非徭召人納錢唐史食貨志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就軍者給復晨炊星飯張廷珪諫營建大像疏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舊史

役使不均　八

白北山之刺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於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不平謂何詩不

患寡而患不均語年老持更晉劉弘為荊州常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乃謫主者遂給韋袍複帽椎冰注見流亡門孔察賦役不均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二察賦役不均逞逞負擔卒無乃役不均元稹旱災詩澤不下流民無所告柳宗元答元饒州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収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户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民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古之為理在於周知人數乃役其事役庶功以興通典監察御史掌巡按州縣賦役不均唐百官志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過六典

賦稅 九

白盍徹什一而稅曰徹徹通也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歲取十千倬彼甫田云云布嘗無藝藝法也不給則應不供則應之以罪也不患寡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　量力而供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則周公之典在　上無乏用下不闕供輕重之法月令季冬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所稅於人輕重之法貢舉之數以遠近所宜為度定國之數舉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賦以廣狹為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隨年之豐荒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下之

制節矣（言賦用有節也大殺謂飢也匡猶恐也）別土地之宜節遠邇之期

（禮）國家靡敝（賦稅極也）制財用之節（傳）陳之藝極（制度）取之以

道樂其輸財（文選）底慎（財賦）上有餘用（下無怨人）趙奢均賦（趙王使趙奢治國賦大均人富而府庫實）人則無貧有若盍徹君孰與足 任土（作貢）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敝）竭王臣奉公之節（上無闕供）禹別

九州（辨貢賦之等）周制五服（定征稅之差）國家優卹黎元底慎財

賦（斂從其薄作法於涼）農事既登（國賦先定）治賦（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言子路）時入

（周禮以時入之）地征（征稅也周禮云）薄征（周禮）歲杪量入（禮曰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

量入以為出謂五穀之稅斂法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注云斂法者隨年之豐凶而輕重斂稅也入征征稅豐耗視年之豐耗耗斂也九賦異等百貨殊用繭絲賦稅夫征口賦增貲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人有增貲就賦減稅尹鐸為晉陽損戶減稅以為保障之法均輸畢納謂納畢也百里之內以供官官謂文書財用千里之內為御謂衣服以斂粟當賦昭詔三輔太常穀賦許得以斂粟當賦謂當錢物也明告期日韓延壽為東郡收租稅先明布期日以其會吏敬畏趨內也節財必均於九式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成賦咸則於三壤尚書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九賦殊別五服異制差以精麤之等從其遠邇之期穀租藁稅殺不出租者趙奢趙之田吏也收租稅平原

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乃殺其家用事者

負稅當免 倪寬為內史見政事得人心門注

戶輸 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為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

孔公主所廩殆不給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為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為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廩殆不給

移稅錢免賦米 李渤出為虔州刺史渤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閱

置使督察 韋堅見宇文融楊謹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使督察以佐國廩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

量產出賦 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

選官部送 崔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天下

利史選官部送京師兩税請委本道觀察使

閲稼以奠税陸贄四賦曰積藏閲稼以奠税

于下柳宗元貞符曰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

厚我稹粻又曰賦徹而租臧厚我稹粻

賦不時杜黨為萬年令時許李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辨列尤

苦尹不為縱

賦法有三裴垍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有物

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開故賦益苛齊民

重困垍奏禁之

不輸官賦韋澳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

差量織息王彦威累擢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彦威為勘定兩税使差量織息人

不為生人之蛑命楊炎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

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所不得計羸少及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治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帝從之

乞盡免江淮兩賦 白居易元和四年旱甚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

人勤於財則貢賦少 魏知古曰人勤於財則貢賦少

兵資官俸 沈既濟曰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惟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

籍外取 宇文融為覆田勸農使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

請天下供錢 李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而天下紓矣

請

為兩稅法楊炎請為兩稅法以增失進退長吏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以增失進退長吏端本整棼陸贄上言陛下幸聽臣計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蠲民逋賦張建封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如何荅曰殘逋積負決無可驗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免屬州逋負孔戣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錢八百兩劾擅賦斂殷侑徙天平節度以餉軍有羸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擅賦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還藏於人權德輿建言今霑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選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

於人之固也

紓下户之賦

崔羣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户之賦

徵含鶯苗輸官

李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含鶯苗輸官

格詔固斂

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斂徵民大困

掊斂

王播為淮南節度使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皆怨之

盡有征稅

王鍔擢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廛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衰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征稅於是財蓄不貲

農耕之備

錢徽貶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

李絳

字深之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

除采

金稅 盧鈞擢嶺南節度使除采金稅 罷泗口猥稅 薛元賞出為武陵節度罷泗口猥稅人以為便 除租賦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寡人下户不免奈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 悉收其賦 張茂宗元和中歷閑廄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監牧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 兵彊弱在賦 第五琦賀蘭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録事參軍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人不益賦 進度支郎中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 限違罰俸 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請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兩由是知名 督賦

陽城為道州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俟命判官遽辭去

預借 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州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秋夏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五代史十四莊宗皇后劉氏傳

拆室伐木以納稅錢 韓愈天旱人饑狀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室伐木以納稅錢

黠吏漁奪 索錢多門戶喪亂紛敉敉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杜甫遣遇詩

聚斂貢城闕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自京赴奉天詩

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 柳宗元碑陰文

免其罪以贖之 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贖之文粹權德輿岐公遺愛碑

不粒 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張公

德政碑文粹王維

皆肉捶骨 陸贄奏議皆肉捶骨呻吟里閭

一室已空四鄰繼盡 同上或吏理失宜或經賦偏重或厲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不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敢矜恤遂於逃死闕稅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

用度未盡者羨利 權德輿上疏斥言裴延齡以常賦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己功

貸田中穗 韋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更白溫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予為綴期而賦辦

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杜甫詩

率貸 唐史食貨志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 財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

兼幷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唐史食貨志

書于縣門 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唐史食貨志

配租以斂穫早晚遠近為差 同上

民皆自槩量 庸租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同上

天下歲入之物 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同上

虛額徵率 元稹同州均田狀其間人户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礫塡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間有豪富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稅賦不辦州縣轉破寔在於斯

歲終積巨萬 韋堅進秘書丞見宇文融揚謹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

調察以佐國廪歲終積巨萬帝咨其才擢陝郡太守

氓積逋稅韋應物　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物名存乎有司是謂公賦杜甫策問　蠲田租以厚農牛僧孺策　不擾自辨王仲舒賦調嘗與民為期不擾自辨　兩稅以資產為宗唐史食貨志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筭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因斂求此誘之為姦毆之避役也　徭賦輕重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

出巳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顧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

機織未就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本傳

天寶之季賦法壞於奉軍唐史食貨志

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同上

國家全盛也約計歲之常賦錢穀布帛百十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邮通典

歲飢更以兩稅準米崔造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歲飢更以兩稅準米百萬濠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

世方敝衰刻窮之唐史房玄齡傳魏徵曰世方敝衰刻窮之

減燕樂王仲舒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平之出錢二千萬代之本傳

謂之

租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食貨志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李翺傳

請為兩税法以一其制楊炎請為兩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撓利居人之税秋夏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税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凖夏税盡六月秋税盡十一月歲終以户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曰善天下果利之

天寶中計帳户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税錢約二百餘萬貫其地税約千二百四十餘萬石通典

重斂十

白碩鼠刺重斂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桀之將亡率割於夏邑 書夏王率割夏邑謂相率割利於都邑謂桀之賦斂重也 紂之欲喪讐斂於殷人 書商紂讐斂召敵言厚斂取怨於殷人也 誅求無時 暴征 暴虐以征稅之 讐斂 見上注 浚我以生 浚取也 侵削于下人何以堪 杼軸其空君孰與足 政煩 賦重 徵斂無度 規取無度 厚斂 齊晏平仲曰公厚斂焉陳人厚施人歸之 斂怨 無為天子取怨於下 鳴鼓而攻 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公孫務人曰事充 役重 政重 稅重 何以理人 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一今又履其餘畝十取二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是稅畝也 過籍 傳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注籍借也

周禮人耕百畆公取十畆借人力治之而税不過此田賦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斂從其溥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丘甲魯成十一年作丘甲四丘為甸甸出甲令使丘出甸賦譏重斂也丘賦鄭子産作丘賦如魯丘甲國人謗之作法於貪然則政先圖大事貴舉中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行誅求之政斂將若何厚斂雕墻晉靈公不君也太半之賦秦人收太半之賦三分税二分也竭耗靡斂賦税極也食税之多老子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殄資澤於下民言絶其資用惠澤也聚斂之臣百乘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過什一之征君孰與足財匱人怨禮苟以利之為利豈曰人而愛人下

若不足上將疇依雖國用而贍足所獲幾何苟民罷而不堪其傷多矣

不能事舉其中誠恐斂歸於下爭承子產爭承貢賦之事懼不給也倍

征悉索倍征斂政悉盡也索求也筭緡漢武帝國用少令楊可告緡分遣御史即治邦國緡錢也以此用饒益也又光武時賈人夫作稽積諸物雖物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古率錢二千而一筭也孔

削軍食杜元穎欲中帝意以固幸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衰畜収常租魏徵曰近皇甫德參上書言收常租厚斂也見諫諍門

賦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文

世方斂衰刻窮之房元齡傳魏徵曰世方斂衰刻窮之

孫伏伽為治書侍郎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

傷破家産別屋賣田狄仁傑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

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為售

賦斂煩重　朱敬則拜正諫大夫時賦斂煩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得失

商棄貨　鍾傳拜鎮南節度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

閭里為空　嚴武在蜀用度無藝蜀雖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

斂克　韋巨源同平章事下符斂克

厚斂以結恩　劉餗為宣州刺史宣既富饒即厚斂以結恩

句輸月送　楊炎河南山東荊襄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句輸月送無有休息炎疾其斂

稅侯王之廬筭裨販之緡　陸贄上書曰陛下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執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筭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

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

不忍橫賦 韋貫之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斂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内六州留錢繼之

持下益急 于頔拜山東道節度使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

所至聚斂 楊元卿所至聚斂諂結權近

侵削兆民 裴延齡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言甚深切

白著 劉晏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

輒加常數 盧徵同州刺史闕用徵為之乃從華州厚能權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近異進用同華地廹而貧所獻甞觳陋至微

急掔斂 李聽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治官苛細急挈斂頗極所欲之

市道皆嗤 皇甫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剥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

唱其多少量為笞數 五代吳越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

禁止行人 孔謙以至鄭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

征利剥下 王章周太祖用兵四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至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五代史漢臣傳

總無名之暴賦 陸贄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税定額此

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常規

黎民糠籺窄　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

杜甫驅摘蒼耳

庶類恐懼　陸贄奏議誅求轉繁庶類恐懼

殷繁　同上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

彊斂　馬周豈勞人而彊斂

稅入加舊　權德輿言大歷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說於上獻為國掊怨廣軍食之求而兵有虛籍剥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歷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喉口困人均也

稅民屋架　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內怨外忿時乃大亂

任土之貢　皇甫湜論進奉書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取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姦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賍私實大姦之門大罪之竇也

促戚下可哀　韋應物書情詩兵凶久相踐徭賦得閑慢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

出杜甫兵車詩拆屋代以納稅錢韓文論大旱人飢狀拆屋代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者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歲進錢百億萬緡唐史食貨志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剥分銖有欠折清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上其子謹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户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萬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日來徵租韓愈董生行門外唯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供十倍之賦陸贄自大盜猾夏耗蠹生人天下嘗屯百萬之師令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思死以供十倍之賦之今之具寮數萬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皇甫湜雖東海納為帑藏南山盡

為力亦恐不足同上寧容蠹政以害齊人貶李實為通州長史政乖惠和務在苛厲特詔通租悉皆蠲免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朕寧容蠹政以害齊人韓文

趙贊請稅間架筭除陌其法屋二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錢舊筭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民益愁怨唐食貨志

及涇源兵反大譟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户僦質不稅爾間架陌除矣於是皆罷同上

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入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送有不愬物之病同上

賦稅無藝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沒混檢制吏下

四方輸將痛繩以法韓滉開元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勲每歲軍用日增費其時錢穀之司惟務割剝廻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通典兵冗官濫唐食貨志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歲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用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五代劉審交晉高祖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曹錫齡

白孔六帖卷七十九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關市之征一

白月令孟春易關市來商旅謂輕稅商也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姓乃遂　月令孟冬戒門閭修鍵閉謹關梁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順陽氣敷縱不

雜物市廛而不稅市廛舍而稅其舍不稅其物也關譏而不征譏察而已不征稅也

此殷制司關掌其征周禮司關掌關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關市之征國凶禮殺無關門之地

年不順成關梁不租孔議關市行人盡征崔融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丹然雖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無變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闻一旦變起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舟航所聚同上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來憧憧永日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皇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

也漢武以覇畧雄才去之而勿取也同上

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暗烏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同上

謂市及國門關門也惟斂出入之商稅不稅往來之行人崔融

有不可者六違背周官其不可一也四人各業今役動搖其不可二也流迸齊人其不可三也萬商廢業其不可四也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其不可五也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其不可六也同上

九賦二

白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邦中之賦二十而稅

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也

三曰邦甸之賦二百里也

四曰家削之賦三百里也

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也

六曰邦都之賦五百

里各有差此已上平民也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也九曰敝餘之賦敝餘百工之餘也玄謂敝餘占賣國之斥敝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也

孔周官九賦崔融上疏曰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乃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八州之內九賦用殷元稹幽州德音貢賦修於九州柳宗元表貢賦未均於九州同上

山澤租稅三

白羽翮之征羽人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以當邦之政令齒角骨物角人掌徵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月令孟冬命有司牧水澤之賦謂蜃蛤蒲萑之屬

其利蒲魚 謂水澤之利也周禮 列而不賦 禮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注列遮列也雖不賦尚禁止 山澤童枯則不稅 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 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羽物 二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 斡山海貨 食貨志浮食寄民欲擅斡山海之貨注斡謂主領之以致富羡利佃人也 海租 宜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言比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曰魚而不加租帝不聽之 孔計斛輸錢 崔元亮遷歙州刺史斂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 筦搉山澤之利 唐文粹漢有少府水衡筦搉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論進奉書皇甫湜 我在山上舍 一畝蒿磽田夜雨叫租吏舂聲暗交

關李賀

山畋澤虞輸賦於都柳宗元武岡銘宜歸王者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食貨志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皇甫湜

田稅四 雜稅附

白周禮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有三甸稍縣鄙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二十五載師職云周禮輕近而重遠近多役園廛輕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夏后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徹通也助藉也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不善任農以耕貢九穀周禮閭師七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借人力治公田不稅也圭田無征厚賢也即周禮圭田也月令九月命有司農事既收舉五穀之要定稅厚薄稅畝履其餘畝而稅十而取二履畝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桀貊多乎十一大桀小桀言多稅喻桀之害人也寡乎十一大貊小貊言如蠻貊稅故少也一夫治田百一十畝公田在內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吏迫不得治私田也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不治公田故罪之趙奢行法不避平原平原家不肯出田稅趙奢為趙田部吏以法治平原用事者九

人也十五稅一漢惠復田租十五稅一注云漢儉於周中廢而復之穀租萬稅以律占租昭紀令人得以律占租不以實家長不自書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隱度定辭也武帝時律外取故令家長各以物自占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而田卒汙萊孰云不足雖給於公上情不涉於徇私然望彼徼求罪須加於從欲地征地求相地衰征唯加田無征夏官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頒掌地三之一食唯加田無征注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唯加賞田無國征也賦鐵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注令人出鐵以一鼓為率也封田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出奔墾田不實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服顯宗曰以

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問也

孔稅浮屠錢

張廷珪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馬坂作大象廷珪諫

下碇稅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蕃船泊步有下碇稅戣禁絶無所求索

収豪室稅

李翶為盧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翶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稅泗口

王智興撿校濠州節度使挐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須

稅外加斂

嚴礪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

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

李吉甫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稅入以寛貧民

僧道輸絹

李叔明上言請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尺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蠲雖上罷之

請檢天下田宜得益租

五代劉審

交晉高祖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

或五分納一 謂之率貸自天寳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産或五分納一請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通典

請簿百姓一年税錢 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百姓一年税錢充本依舊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隨月収利將供官人料錢

多率税商賈 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税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税之自是商賈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勑江淮堰埭商賈牽船過處準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歴初諸州府應税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

吏加五文通典稅民屋架籍賈人貲錢陳京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錢以率貸之請收邸直裴休進中書侍郎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是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請收邸直無擅賦商人奏罷稅外菫芋錢崔戎持節劒南奏罷稅外菫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征乘牛之出入市者宗室具兼河南尹視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公田籍而不稅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市譏而不征文粹崔融疏所租入十分錫一江南野史後主昱罷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俱征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鹽米又先主世不槩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

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尅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

民稅出雜產物與錢 韓文張君墓誌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禁不肯從

被支稅草以納閑廄 韓休為虢州刺史被支稅草以納閑廄休奏請均配餘州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唐舊史

筭賦 五

白口賦 昭詔無收五口賦注漢議民年七歲至十五出口錢武帝加車騎也

減口賦錢 昭詔人未家給其減口賦錢

文收口錢 文詔民三十賦丁男三年而一事收口錢也

高祖劫

筭賦民年十五至十六筭賦人百二十年十一筭治庫兵車

貢禹上書古無筭賦口錢武帝征四夷重賦民子產三歲出口錢至有生多輕殺宜令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始筭

倍筭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也唯賈人與奴婢倍筭也

孔摧筭之科陸贄言常賦不給乃議蹷限而加斂馬加斂既殫則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摧筭之科設

資產之中事情不一陸贄奏議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収贏有盧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

稅舟車六

白筭軺車漢食貨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注軺車小車也比例也非為吏人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筭商賈二筭商賈有軺車之筭注重其賦也筭舩食貨志舩五丈已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也孔崔融獻議曰吐蕃傳右史崔融獻議曰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㣂亭遂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錢法税舟車搉酒酤夫豈不懷為天下諸津舟舡所聚旁通巴漢前詣閩越七澤十數三江長久計然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税則撿覆撿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税錢更遭主司儌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税觸塗淹久統論一日

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淹滯必至吁嗟崔融䟽

輕賦税七

白大貊小貊公羊傳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寡乎什一大貊小貊注貊蠻貊也蠻貊無宗廟社稷城郭故税薄也白圭之清孟子白圭謂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税可乎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薄賦輕徭薄斂園有桃魏大夫刺其君國小而迫儉以嗇而無德以將之也保鄣尹鐸為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鄣乎趙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户數損則税輕而人安可謂保鄣乎繭絲減税也度官用以賦人食貨志漢興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利禄而度官用以賦於人法纔取也斂從其薄藏於百姓孔薄賦斂為要令狐德棻曰今天下無虞惟薄賦斂為要

薄賦斂 張玄素貞觀四年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

顧蠲薄徭賦 張廷珪上疏顧蠲薄徭賦

賦斂省則人富 盧藏用嘗以賦斂省則人富

輕賦節用 李珏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嚮納

寬百姓租賦 李翱條興復太平大略曰寬百姓租賦

蠲賦十萬石 又曰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

有詔蠲責 李渤張平叔斂天下逋租渤言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責

蠲橫租錢三百萬 衛次公為陝虢觀察使蠲橫租錢三百萬

罷巡勾 李吉甫罷諸路歲終巡勾以絕苛斂

寬賦斂 曲環陝州安邑人改陳許節度寬賦斂

不剝下不加斂 程异方討蔡异

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剥下不加斂經用以饒

寬賦 田布所至寬賦勸穡人皆安之

劉晏書 移書於宰相元載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為一利

悽惻念誅求 薄斂近休明杜甫簡元使君

下無曲獻上絕私求 陸贄奏議陛下臨御之秘清靜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稍逾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馬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幾其四五矣

惻惻詔書下半減麥與縑 半租豈不薄尚竭力與筋元稹旱災詩

詔度支減賦 崔衍復奏州縣多岩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躅減租頗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拯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從其言為詔

度支減賦通賦蒙勿收之惠柳宗元表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在先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通典

復除八

白小司徒稽夫家九比之數以辨老幼貴賤廢疾凡征役施舍者舍謂復不給徭役者賢者能者鄉大夫以歲時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及六十野自六十有五皆役之其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老者疾者皆免豐沛漢高曰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父老請曰沛已蒙復豐未蒙上曰豐極不忘也特以其雍齒反吾故遂棄復豐也平城役

又高詔吏卒從軍至平城反城守邑者皆復終日勿事

諸侯子 又詔曰諸侯子在關中復十二歲歸者半之

復身及户 又高詔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注復其身及户內無傜役

魏氏武卒 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者復其户利其田宅也

買復 食貨志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長以次儆發之士益鮮也

南頓 後漢光武過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固請十年帝曰安敢遠期十年父老曰陛下惜耳因大笑復增一年也

請優復 常山三考上言上生元吉民願蒙優復

潁川 魏志文帝復潁川一年田租

復耕織 史衛鞅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小利舉以為收孥

年老 漢武詔八十復三筭復二口之筭也九十者復甲九十身末利下與草車之賦

貞婦 平帝時復貞婦鄉一

人車馬武令民車騎馬者復甲辛三人勸人養馬也五女晉武帝以將士應娶者多家有五女

給復孔三歲一復韋皐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始皐務私其民列州玄除租凡三歲一復皐沒人德

之優賢能文粹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下皆征之其捨者為賢正責也服公事也注捨謂

君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陳章甫與吏部孫員外書復給文粹百姓並復給五年奉天改元赦

陸贄奪其畜牧事其子孫陸贄奏議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師

岳牧之後是乃嘗蒙寵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役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産

以營卒乘道路悽惘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流民還者給復三年乾元二年肅宗

本紀諸沒落外番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番之

人投化者復十年通典

輸納 九

白輸幣 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產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也

泛舟之役 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謂從渭水運入汾河

歸粟 夏歸粟於蔡周亟矜終無資也

方輸錯出 枚乘曰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絶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僦載煩費 王莽傳曰陳寳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其僦載煩費注僦送也

樂輸

作大函使投中 晉劉超世瑜為句容令常年賦税者四出評百姓家資超作大函封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踰乎書也

孔綏期

韋溫出為陜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代下户納租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數百輸租

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柳宗元田家

姑舂婦擔輸促促輸官不足歸責屋元稹田家詞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踈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張籍野老歌

賦調嘗與民為期不擾自辦王仲舒傳

均輸十

白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侯計事事稍置均輸以通貨物諸所輸於官令去其土地所饒平於其所在時所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

張

林請立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議比賈販而止 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比之賈販張林沮計於朱暉 興摧筦之利誠欲豐財畜聚斂之臣則作法於貪其敝何救以義為利則人不食為傷義 若謀之不臧雖得而非貴同上 輸販權販 籠貨委輸 坐市販 昔邊鄙或聳猶假贍軍今役車其休豈資興利 賜軍輸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上賜洛陽軍輸地以列肆 平準食貨志唯桑弘羊以天下賦輸或不使食稅終身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名往往置均輸鹽鐵官軍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摧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二官治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諸侯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

商大賈亡所牟其利反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孔顗少連字夷仲改京兆尹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均使均能一少連以法均之 均租調 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均租調不踰年境内稱治

居無主客人無丁中商賈税三十之一與居者均税 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税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税使以總之量出制入居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税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税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産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食貨志 因暴斂以毀其家 陸宣公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毁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 若抵石於井非極泉不止 李渤上言渭南長源鄉户四百今纔

四十閿鄉户三千而今遷他州縣大抵類此唯其弊始於攤逃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於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於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賄賂行而征賦亂茍然則貧者無資以求於吏則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困而無所省富者恣而無所忌固必問其實則貧者固免富者固賦矣安得待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撿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捃拾以輸縣官以為不均大矣柳宗元答元

饒州書不能救弊何以為政韓休請均配餘州餘見田賦門

平糴十一

白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糴甚貴傷民人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善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萬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六百石計民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收四百五十石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捨一也下熟自倍

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飢收百石平歲收一百五十石令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中飢七十石收三分之一大飢三十石收五分之一故大熟則糴三而捨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有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補不足行之魏國以富彊糴三輔罷關東漕漢宣時歲數登穰穀石至五錢大司農耿壽昌善為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九十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九十過

半大夫蕭望之奏以漕關内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億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望之之言漕事果便壽昌遂曰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糴之以利農貴時減價糶之名曰常平民便之上奏賜爵關内侯

常平元帝時大水琅琊人相食在位諸儒多以常平請罷無與人爭利皆罷之

管子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畜賈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重輕散斂之以時即准平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人也 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 貿遷有無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孟子 故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

糴弘羊之均輸壽昌之常平 亦有從事故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人作乂 漢書贊 糴三十 史記 糴三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敝相貿易腐敗而食之 不便 後漢劉般伯興為金吾將軍帝欲置常平公卿多以為便般以常平外有利人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帝乃止 孔建平糴法 張儉從代州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喜悅 置和糴貯備使 吳武陵信州人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冠薄城不三旬便當

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

中人爲和糴使 高鉞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疏論執

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 陸贄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價加倍貽庶匱之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以救凶災之厄

穀糴豐賤殊異往時 陸贄近者公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歛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卹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貫因循未賜允許

江淮旱穀踴貴 盧坦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矣不如任

之既而商賈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

貢獻十二

由九貢任土百貨以時歸時事於宰旅韓宣子聘問王使請事對曰晉士匄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事也言貢獻於宰旅者不敢斥尊陳之藝極藝極法度入以歲時天子班貢輕重之列貢職之數禮天子合諸侯制貢職之數輕重之法以遠近土宜為度制財用之節貢職多少方物貢之有時取之以道飲化爰來人無遠邇率職而入貢有等夷悅服輸樂樂率貢職賨幏夷狄布貨賷貨志也方賷望日來賓以時入貢漢書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憬遠也琛寶也禹別九州而任土作貢　王府則有底貢底致也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武王克商諸侯官受方物府無虛月魯之於晉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誅求無時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也列尊貢重列位也公侯地廣故所貢多甲而貢重甸服也甸服天子畿內供職貢也貢之無藝　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藝法也棧山般海踰沙軼漠之貢史不絕書文選誅求不已具歎無時供給既難寧無虛月時入周禮以時入之地貢地以生物入貢各以所有周禮制有貢各以地所有畢納納畢庭實　有獻於

公顗考叔凡於尊者有獻而不敢以聞此謂獻辭貔皮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彝器傳諸侯皆獻彝器於王晉獨無有何也叔向曰與喪賓宴又求彝器非禮也盡其土實土地所有獻芹列子曰昔有獻芹於鄉老嘗之苦笑而退也獻未有程高詔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法也吏或多賦以為獻宜令諸侯常以八月十月朝獻郡國各以口數率人錢歲以六十三以給獻費見上獻費注述職漢詔曰諸侯納貢非為財幣所以述職封還獻物後漢順詔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以希幸媚帝令還之千里馬寶劒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劒劒賜騎士馬駕鼓車太官勿受光武詔郡國所獻敕令太官勿受也疲罝堠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白羽扇晉庾澤嘗以白羽扇獻帝嫌其非新反之劉劭

云云

孔巧索珍異 杜元頴敬宗驕僻不君元頴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

獻金鐶 宇文士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僮間道走長安通謼勤且獻金鐶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

孫伏伽上言 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

簿羡貲百萬以獻 王遂師東討李師道召為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俄而賊誅遂簿羡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

獻木栝藤盤 韋嗣立獻木栝藤盤數十物

顧祖賦外一絕 姚元崇曰戚里貢獻以求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顧祖賦外一絕之可乎

必躬閱視 渾瑊歲時貢奉必躬閱視

掊斂獻貢 齊映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映罷不以罪與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

天下歲入之物 唐食貨志

天寶時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

詭取諸郡輕貨上於帝　韋堅舡次樓下堅詭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

獻缾　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勣為江西始獻六尺瓶至齊映乃八尺云

數奏鷹犬與獵　太穆皇后竇氏帝後見隋政多亂妄誅極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與獵煬帝喜

滄海未全歸禹貢　杜甫詩

洛下舟車入天中

貢賦均　上

户部郎中　掌任土所出而為貢賦之差六典

户部有獻　李絳遷户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户部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攫然悟

杜鴻漸　兼成都尹

請入朝獻寶器五床羅錦十五床麝臍五石

獻縑 韓滉帝既狩梁州獻縑千萬疋

無獻 李峴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陽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

悉禁 李石開成赦令天下非藥物茗果他貢悉禁

廣貢奉 劉餗廣貢奉以結恩

公託進獻 楊炎曰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乃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

以珍貢私別庫 陸贄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於是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令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臣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獻羨錢五百餘萬 韓滉封鄭國二年吏封晉是歲入朝獻羨錢五百餘萬縉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

淡菜蚶蛤 孔戣明州歲貢淡菜

蚶蛤之屬戕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得相　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諫罷　錢徽加承旨是時內積財圖僥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徽懇諫罷之

貢蚶　元稹從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卒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獻銀壺甕　李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

以佩刀獻　張說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

脂盝粧具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雕鏤之人不勝其斂也顧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

以諷他

侏儒 陽城為道州刺史產侏儒歲貢朝廷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共自是罷

獻錢三十萬緡 崔祐甫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旨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

又獻糗餌數百馱 張濬黄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此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急詔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

羨餘 白居易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郵彫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令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

餽宰外無他獻 裴耀卿傳

帝謂張說曰今帝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

獻馬 鄭珣瑜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

零陵香上供 韋宙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

四方爭為恠珍入貢 玄宗貴妃楊氏四方爭為恠珍入貢動駭耳目

貢賦不絶 趙匡凝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萌為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絶五代史

韓愈上尊號表 章亥所步禹稷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狄之渠怛威悔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絶

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皆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杜甫洗兵馬行

感其志而戒初 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

陳於典訓所以感其志而戒其初仁聖大孝皇帝龍荒君長上表獻良馬二絕大漢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

萬里貢賦 百蠻歸款 辛替否傳

貢賦均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杜甫有感詩

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 常袞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還之

禁獻侏儒短節 高祖本紀武德元年十一月戊申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庳牛異獸奇禽

貢奉毋慮五十萬 王紹為祖庸判官德宗巳酉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租庸使遣臣貢奉毋慮五十萬即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

可望耶後五十萬繼至猶足紓難

天下以進奉結主恩

崔衍遷宣歙觀察使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皐劉贊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於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革之

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

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陽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五代史

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一

酉陽雜俎初代宗即位有慶雲見黄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一乃上詔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歷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以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馬一曰玄黄天符

形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瑯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粉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谷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天氣連天

瑞龍腦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蠶蟬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瑞龍腦上賜貴妃十枚香聞十步同上

闕貢十三

白苞茅不入 齊桓伐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

供給不供是懼　闕而為罪　宜守命以供時豈絶書而重月既
爽樂輸宜科暨職末乖恍使何悔樂輸無之實難　貢或不供必先
問罪臨事有虧則思移過先期不告誰令當辜宋義王不供職貢慢官之
後徒欲費辭戒事之前胡不中報孔貢獻不入高騈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
貢職廢闕責當有歸陸宣公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貢職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
其咎諸侯春不貢杜甫詩藩貢或闕王命征之蘇頲藩貢或闕王命征之
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本傳楚貢何年絶杜甫詩珍奇之貢不入張柬
之論戍姚州之弊

訴貢賦　十四

白子産爭承（承謂貢賦之次）曰鄭伯男也使從諸侯之貢懼不給也貢之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子産爭承田班輕重（見上）叔孫將命請視邾滕（叔孫會於宋季武子使視邾滕言自比邾滕永薄賦也）苟非讎敵（敢不樂輸）請恤薄言（宜寬厚斂）事必舉中（節宜奉上）雖家財將竭宜緩誅求（而國賦是資則難蠲免）訴永減而猶可（請不供而謂何）孔訴機織未就（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上請貸期

文粹孫樵書何易於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累絕百姓使錢出粟帛

糧儲屋宅男女牛羊幾盡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户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羊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稅租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

九貢十五

白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嬪或為賓皮帛之屬玄謂貢絲枲也三曰器貢宗廟之器也玄謂器者銀鏤金磬

四曰幣貢繡帛也玄謂玉帛皮幣也五曰材貢竹木之材六曰貨貢金珠龜象

七曰服貢祭服絺紵八曰斿貢毛羽之屬九曰物貢謂九州之外各以所貢之物為贄若慎肅貢楛矢之類

禹貢九州

冀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文謂綺錦之屬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錯雜也非一種也岱畎絲枲鈆石也鈆松恠石厥篚檿絲檿絲柔蠶絲中琴絃者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纖細也縞白繒也玄黑繒也纖在中混二物皆細也

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篠竹箭也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注錫命乃貢不常貢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注美竹也三邦底貢厥名注楛中矢榦三物非雲夢之澤三國咸致貢也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注大

龜亦命錫乃貢之豫州厥貢漆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注治玉曰錯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厥貢惟璆琳琅玕厥篚玄黃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孔辨其名物白居易裴洪泰太府少卿制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辨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貢賦未均於九州柳宗元為樊左丞讓官表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貢賦修於九州同上表從民之宜乃九於野墳厥貢蓺而有上中下同上天對

蠻夷貢賦十六

白書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貴寶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一見名以其貴寶為贄象胥諭言語也嚮風來享來王名馬西域獻

果下馬魏志穢國今朝鮮皆其地出果下馬漢時嘗獻之才尚三尺以來賨布晉食貨志夷人輸賨布户一疋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户三斛遠者五斗米極遠者輸筭錢八十二文義米見被聲教選遐荒上越裳白雉後漢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獻白雉曰天無烈風雷電則中國有聖人也故來獻之請加税後漢順帝時武陵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民增租請加税虞翻云不可帝不從果叛常賦鄭純為永昌守與哀牢夷得歲輸布貫頭衣領二鹽一斛以為常賦賨人晉書廩君出武落丹穴名務相氏巴姓種類遂繁秦幷為黔中郡薄賦之口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人也蕃夷進獻式主客式諸蕃夷進獻答諸色無估價物鴻臚寺量之酬答孔葱嶺以東皆奉貢贄楊恭仁為凉州總管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也

言

朝貢踵至裴矩帝自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妓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玭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綃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蔬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咨嗟謂中國為仙都帝所天子以為誠

諸國悉使者奉獻魏徵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興時文泰入朝所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馬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獻萬釘寶細金帶馬五千匹統紫護可汗獻萬釘寶細金帶馬五千匹

獻生口數十裴寛拜范陽節度使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寛悉歸之故夷夏感附

獻濵塞亭障李吉甫吐蕃使

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阻犬羊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生番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劒門要險之地所七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

猛火油薔薇水五代占城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雖敝而香不滅

魚牙紬海豹皮新羅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有二女

獻琥珀馬碯日本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馬碯若五升器

龍腦香西域摩揭陁貞觀十六年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

貢頗黎狀若酸棗罽賓武德二年遣使者貢寶帶金鎖水晶醆頗黎狀若酸棗

鬱金香東安開元十四年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馬二拂菻

繡氍毹一氍金香等緑金精西域驪分國貞觀十七年遣使獻赤玻瓈緑金精下詔荅賚蠻琛夷貢北狄贄蠻琛夷貢踵相逮於廷紫瓷盆唐杜陽編武宗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量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黃金鵝以獻吐蕃贊普餘見向化門日本獻方物日本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興能善書真人盖因官而氏也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韓文唐受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送般貟外序同上越裳貢雉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於典訓一品集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温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或時候風

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帥得人則一邊盡治韓文

窮天貢賝異同上聯句五

色玉西陽雜俎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恠近日西賮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嘗進皆為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乃命王天運統諸蕃兵伐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而還

出財助國十七

白卜式輸家財漢武有事匈奴卜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曾為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寃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寃但以天子征匈奴有智者宜效用有財者宜助國公孫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化而亂法遂不報數歲渾邪降縣官入衆式復持二十萬與河南尹尹上其名帝謝之召

賜式外繇四百人時富家皆匿財唯式欲助軍費上以式為郎中以諷天下

杜緩入錢穀元帝時穀貴入流西羌反方征之杜緩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後為太常

廩竺助軍資蜀志廩竺率奴客二千金銀貨幣助軍資于時困匱賴以復振

奉國　奉上　憂國　憂邊　徇公　產侔陶白室比程羅古時富人

王丹上麥鄧禹西征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蕭何佐軍漢召平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讓封悉以家私助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王肅上錢縑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縑萬匹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之

孔出貲助邊嚴震至德乾德中數出貲助邊

前後賞賜皆上于官李嗣業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詔方鎮獻財助軍李周言帝代回詔方

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

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張允伸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

出家貲助軍李叔明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

白孔六帖卷七十九